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二目錄

禮政三 大典下

奏定 文廟祀典記

俞樾

文廟祀典私議

俞樾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俞樾

請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汪鳴鑾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配享孟廟疏

鍾玉庚

選議生儒從祀請 旨準行疏

潘祖蔭

奏撫部院

薛福成

編修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章程疏

延煦



禮政三 大典下

奏定 文廟祀典記

俞樾

咸豐六年十有一月河南學政臣樾言昔孔子周流列國同時賢大夫其克協聖心者於衛則有伯玉於鄭則有子產而觀論語所載則於子產尤稱道弗衰蓋孔子在鄭嘗以兄事之及其卒也為之流涕今文廟從祀有遲緩而無公孫僑非所以遵循聖心修明祀事也臣比因校士再至鄭州登東里之墟渡濠澗之水猶懷遺愛想見其人夫附驥益顯非必及門衛鄭兩賢事同一體稜既從事僑胡獨遺臣愚以為先賢鄭大夫公孫僑宜從祀 文廟大成殿兩廡又按孔子有兄曰孟皮故論語稱孔子以兄子妻南容而史記弟子列傳有孔子兄子孔忠蓋皆孟皮之子也孟皮言行無所表見然既為孔子之兄則亦祀典所不可闕者孔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今以孔子為帝王萬世之師京師郡縣莫不崇祀上及其祖下逮其孫而獨缺其兄揆之至聖之心或者猶有憾乎臣愚以為孟皮宜配享 文廟崇聖祠奏上詔下其議於禮部僉曰宜如臣樾言爰定公孫僑從祀大成殿西廡位林放上孟皮配享崇聖祠位西向

第一 天子僉焉於是上自 國學下至郡縣學咸奉行如 詔書禮也其明年樞以人言免官自惟奉  
職無狀不稱朝廷遣使者之意惟此二事祀典存焉且孟皮之議實發於先臣蓋先臣有詠古詩四章其  
次章爲孟皮未與配享而作奉承先志幸無失墜念漢世如乙瑛請置卒史韓勅造立禮器咸刻石勒名  
垂示後世作而不紀後無述焉爰著本末以愆方來乃爲頌曰英英子產君子之風兒事勿替尼父所歆  
宜祀於廡以尊孔心扶彼遺氏爲聖作朋孟皮弱足不負於行有開必先實惟聖兒所求未能聖心悲傷  
配食先代祀事孔昭

文廟祀典私議

俞樾

咸豐六年樞在河南學政任 奏請援遽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以孔子兄孟皮配  
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樞旋以人言去職賒伏草野又經兵亂流離奔走靡有定居然念  
文廟祀典尙有宜增益者樞故官學政俎豆之事同所職也茲雖放曠敢默而息乎謹私議之如左  
一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謹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曰毛詩者出自毛公徐整云  
子夏授尙行子尙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昴妙子昴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是大毛公之

詩其原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鐘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至今學者誦習謂之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皆不傳而毛詩獨行昔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華於國齊自今有事大學竝令配享若大毛公之故訓傳非所謂代用其書者歟徐堅初學記載大毛公之名曰亨是較高行子之徒傳其氏而不傳其名者其迹之顯晦有殊矣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菘而無大毛公亨禮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今祭小毛公而不及大毛公無乃欲其委而忘其原歟非先河而後海之誼也是宜增入者一 一曰義理存乎訓詁訓詁存乎文字無文字是無訓詁也無訓詁是無義理也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歟漢太尉內閣祭酒許慎生東漢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敘篆文合以古籀使學者得以考見六書之原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明義理厥功甚巨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辭說散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書徵引及之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鄭所刺取慎又著孝經孔氏說及五經異義是其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尤爲言小學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舍是奚由哉伏念我 朝同文之治超踰前代家有許氏之書人習說文之學而春秋有事 文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

乃闕歟是宜增入者二

孔忠移祀崇聖祠議

俞樾

謹按家語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蓋卽孟皮之子也今從祀大成殿東廡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藏之上說苑載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同仕孔蔑卽孔忠也其賢固不若子賤然既爲孔子兄子則子思子之從伯叔父也子思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竝孔子弟子宜從祀大成殿兩廡而今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權於咸豐六年奏請以孟皮配享崇聖祠而未見及此因著其說俟後之君子焉

請將漢儒許慎從祀疏

汪鳴鑾

竊惟聖人之道垂諸六經而經之義理非訓詁不明訓詁非文字不著周公作爾雅雅者正也所以正文字也古者曰文今世曰字孔子論政必先正名且極之禮樂刑罰然則文字所繫顧不重乎漢太尉內閣祭酒許慎生東京中葉去古稍遠俗儒或詭更正文以耀於世慎於是著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叙篆文合以古籀古聖人創造書契之感得不盡漢書續有此書之存後漢書儒林

傳稱慎性屬學傳又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其爲當時推敬亦可概見伏讀高宗純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於說文一書稱其推究大書之義分部類從至爲精密然則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見道豈是奚由夫  
說文之學至我朝而始大顯如惠棟朱筠錢大昕王念孫段玉裁戴震孫星衍嚴可均阮元桂馥等諸  
家撰述各有發明稱極盛矣而春秋有事 文廟未有議及配享者臣愚以爲兩漢傳經之功莫大於鄒  
康成而鄒康成註禮嘗徵引許書鄭之於許年代未遠而其書已爲刺取其服膺可知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謂兩漢經學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 聖訓煌煌允爲千  
秋定論許鄭並稱無所軒輊雍正二年已復康成從祀士林僉稱盛舉而許慎大儒事同一例則慎之應  
從祀者一也則詁之學首推毛氏而許承毛學者惟許慎故說文之義往往與毛傳相合 欽定四庫全  
書總目定詩傳爲毛亨所撰同治二年 允御史劉慶之請列祀毛亨于東廡而慎獨未與則慎之應從  
祀者二也漢人說經喜用讖緯雖大儒猶或不免惟說文一書不雜讖緯家言其稱易孟氏書孔氏以及  
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凡古文藹說散失無傳者猶存什一於千百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以不墜魏晉以  
來注書者奉爲科律往往單辭片義引用者多至十餘家他傳注所未有其有功於經訓誠非淺鮮則慎  
之應從祀者三也朱子崛起南宋躬行實踐上承孔孟之傳而四書集註引用說文者不可枚舉朱子語



類云讀書不理會字聲音韻卻枉費無限詞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甚害事也是宋儒之講求義理非本訓詁文字而亦無由以明說文解性情二字獨主性善之說與孟子董仲舒之言相表裏則慎之應從祀者四也綜其網羅古訓博采通人天地山川王制禮儀靡不畢貫實足爲聖經之羽翼示後學之津梁核與咸豐十年奏定章程均屬符合應否將漢儒許慎從祀 文廟之處合無請 旨飭下部臣集議

請升先儒韓愈祀位疏

鍾玉庚

竊惟自古帝王型方訓俗無不崇學術正人心顯示儒宗事報之隆卽隱杜邪說誣民之漸是以孔顏曾孟歷朝祀典昭垂並及門弟子後世賢儒有功聖教者悉皆從祀兩廡甚者配饗 廟廷用意至深且遠況逢 列聖相承修明文教咸豐十年大學士軍機大臣遵 旨議定嗣後從祀 文廟應以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爲斷近歲以來如許慎張伯行等先後增祀固已有美必彰無遺不舉臣伏念孔孟之學發明於宋儒是以周敦頤等特稱先賢入祀 孔廟兩廡並以朱子升列哲位顧自宋以前秦漢五季佛老肆行道脈幾墜賴有唐儒韓愈力持其後躬任其難所稱孔子之道獨孟氏之傳得其宗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其原道一篇推本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正學賴以昌明諫迎佛骨一表陳善閉邪引君當道凡所著述皆有闢千百世道人心與孟子忠邪說距跂行放淫詞以承三

聖者遙相授受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二百年韓愈排佛老乃去  
千有餘歲時代愈遠儒術愈歧其間匡扶世教之人尤不可少是孟子以後闡明聖學傳授道統當以韓  
愈爲最其振興墜緒先於 孔廟西哲之朱子授受心傳匹於 孟廟東配之樂正臣奉 命視學山東  
按試兗郡瞻謁鄒縣 孟廟恭查乾隆三十一年奉 旨飭下禮部更定祀坐次十九人先儒韓愈孔  
道輔各居兩廡之末在部臣典習明禮已知以食報馨香爲重而盛世禮隆激勸尤必有功名教爲導  
東省爲聖賢桑梓重地亟宜追崇正學加意闡揚如韓愈之祇排異端攘斥佛老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是  
上接洙泗鄒嶧之宗傳下開濂洛關閩之正軌獨守先待後於其間其功德之隆若僅從祀 孔孟兩廡  
臣愚猶謂不足以示尊異擬請援朱子升列 孔廟哲位之例將 孟廡舊設先儒韓氏祀位升列東配  
樂正子之次改稱先賢韓子爲亞聖西配並將 孔廟西廡舊設韓愈祀位先儒改稱先賢按代序次升  
列兩廡宋先賢之右以示一律尊崇之處應請 飭下禮部會同大學士九卿國子監詳議具奏請 旨  
定奪如蒙 兪允由部臣通行各直省敬謹遵行俾薄海內外臣民咸瞻然於 聖朝崇正黜邪維持世  
教之至意以最後之學者誠能私淑聖賢不惟升堂且可入室似於世道儒風不無裨益謹就管見所及  
會同山東巡撫臣周恆祺繕摺具陳

經世文編

禮議先儒從祀請 旨准行疏

潘祖蔭

竊臣等准禮部咨以前任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以故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 文廟欽奉 諭旨命臣等赴內閣會議臣等謹按從祀之典古無所見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凡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鄭元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此爲言從祀之始漢魏以還國祚未舉唐觀二十二年詔左邱明等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繼遂以周公配成王而以孔子爲先聖此爲定從祀之始推原事始蓋本樂祖誓宗之義凡從祀先聖者皆博士弟子所從承學轉相授受之本師沒則各以其師附祀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証之古禮斯爲最合濂洛諸賢挺生宋代卓然爲世大師元明以來迭爲增祀亦因士習其教故以崇德爲報功追契始初並非相悖厥後請祀紛紛無關茲義我 朝禮教昌明勳循古法道光九年特旨不准李容從祀蓋懼空談心性者冒越其間實與唐人創始之心若合符節臣等連遵其義近懷 聖謨謹核黃宗羲顧炎武之生平及素所服習該故儒之遺書竊謂宗羲炎武皆有傳經之功衛道之力崇正遏邪之實效敢舉其合於從祀之證者條列上 聞不厭煩瀆一一爲我 皇太后 皇上陳之 我 朝文治昌明經師輩出諸經各有專家各有疏證精研小學博貫羣經者尤難指數蓋自三代以來

經學至 國朝而極盛而上溯淵源並推至黃宗羲顧炎武而上卽至辨書古文之僞發古託之微深通  
天算博稽地理凡樸學之專門皆該二儒之遺緒迄今著述炳在人寰傳授既繁淵源有在是凡讀其書  
習其言者皆以該二儒爲轉相授受之本師故道光年間京朝各官特建顧炎武祠於京師春秋祀事直  
省學人咸爲執事迄今不絕蓋亦未有之創舉矣臣等以爲人心所在卽定論所憑各省名臣遠宦實不  
乏人何以區區獨祀該故儒此卽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皆發於人心之不自覺臣等準之古誼以  
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此其一然僅合古誼而相乖今制臣等亦不敢妄請伏讀道光九年 聖訓  
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以俎豆馨香用昭崇報又咸豐十年議准從  
祀先儒應以闡明聖學傳受道統爲斷臣等查黃宗羲編定明儒學案綜二百年學術升降之原會通融  
貫雖出自戴山而於姚江末派痛予斥絕故河東姚江兩得其正創修宋元學案條分派別但斥邪而扶  
正不伐異而黨同其柀朱子謂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推挹可云極至顧炎武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蹈  
道之實其論學之言謂聖人之道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又謂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論語五經而  
但資之語錄不知本矣故所學一以脆鶻精實而無灑張之氣門戶之私至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錄皆  
可覆按夫亦足以當學術精純之目矣然猶未証諸實效也明季心學盛行顏山農何心隱李贄之徒標

目狂禪蕩無禮法細行不謹東書不觀學術既壞國運隨之黃宗羲排斥其根株顧炎武痛絕其支蔓自二儒興而禪學息矣禪學息而橫學起矣絕續之交固由景運之隆亦該故儒教澤之力所謂闡明聖學傳授道統者非歟至於經綸卓越之稱該二儒皆以經濟交推特以身了末運心在勝朝自不能齟齬

呂期各抒偉略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載正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而蘇州之糧三百三萬八千石正定一十萬石王者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若此者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郡縣則土壤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此卽列聖減定蘇松浮糧及增設直隸州改併州縣之議其

他鑒明人之失開我朝之法者不可枚舉而肇域志宅京記諸書具有深意尤非徒與地之學蓋與宗義明夷待訪錄同爲經濟家必資之書矣夫空言經濟能欺一時而不能垂之後世至流傳二百餘年而讀者猶思取法則其非空言經濟可知矣臣等準之今制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凡若此而無列聖欽定之評猶未敢遽定也黃宗羲顧炎武經四庫著錄之書原案已經詳列提要褒許之語學者無不周知臣等毋庸復爲引叙惟欽定國史儒林傳於黃宗羲傳內稱其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文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又稱宗羲之學出於戴山闡誠意慎獨之說構憲平實於顧炎武傳內謂其歛華就實扶弊救衰又謂國朝學有根柢以炎武爲最至篤求特筆謂其在華陰於雲臺觀

側建朱子祠則隱然以紫陽嫡派歸之矣如謂 四庫提要中有一二糾正之語遂即寢議此正不然提  
要爲叙錄之體意在解題係專爲一書而發非是統論全書譬如詩有正變書有真僞而至今並傳編經  
未嘗有所偏廢遺者無論矣臣等卽就 國朝之得列從祀者言之如陸世儀思辨錄提要則謂其不免  
狂闊之失陸隴其問學錄提要則謂其過於主持孫奇逢四書近指提要則謂其不免高明之病至張伯  
行所著理學各書斥入儒家存目一字不登向使當時禮臣必據提要之辭以爲論定諸儒之案則陸世  
儀等卽不應俎豆於兩廡矣湯斌 國朝從祀之儒之至純至正者也而推黃宗羲之詞曰黃先生論學  
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其與顧炎武書謂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  
茲數語者苟非宗羲炎武孰敢當此苟非湯斌深知宗羲炎武亦何能發此況湯斌在史館得黃宗羲一  
書謂宋史之道學傳乃元人之陋遂示於衆而卽去之其志同道合略見也 聖君之評如此賢臣之評  
如此殆幾乎無可致疑矣此臣等準之 成憲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以上三端容有未  
盡之語而初無溢美之詞俎豆馨香洵無愧色乃者禮臣具稿力從吸讓臣等實不敢苟立異同亦不敢  
隨事附和卽如陳寶琛疏中有宗羲倡於前炎武繼於後二語查二人生旣同時初無先後之分學又異  
派更無倡繼之說該學政措詞偶誤臣等亦不由爲之諱然因此而遂謂其不明學術因並斥其所請之

人則固不可也臣等稽之古訓求之輿論以爲該故儒之從祀實順人心而不違成例況我 皇上纘緒  
興學正當審辨學術以風示天下將因以求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爲平治天下之本是該  
故儒從祀之典似亦繫乎時政而非徒滋議論者已臣等公同商酌擬請 旨准將黃宗羲顧炎武從祀  
文廟倘因 祀典重大未能驟定應請 旨飭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稟撫節院

薛福成

竊惟崇德報功神道所以設教禦災捍患禮經列於明禋浙東沿海各郡自去年法人滄盟肇費馬江臺  
北迭經開戰警信頻聞羣黎驚駭迨本年正月敵艦撲犯鎮海口門與我砲臺兵輪相持數月之久而甯  
紹一帶衆心帖然相安無事若忘大敵之在門者屢聞民間傳言有朱將軍萬將軍顯著神靈保護郡邑  
謂閭境必可安全狡寇斷難逼志兵民流播異口同聲是以砲聲隆隆而市肆不驚敵氛環逼而士氣益  
壯每當事勢危急之際若見狂風異雲由西而起倏嚮海隅者或云陰兵無數助戰却敵或云夜見南北  
岸砲臺神燈有萬字朱字敵中遙望我軍常隔烟霧以致測量莫施砲無準的賊道初聞此說曾發書馳  
訊營務處杜丞鎮海縣廖令旋據先後函復杜丞則稱與將領指揮禦敵往來於砲彈如雨之中無一受  
傷敵以數百磅重之炸彈日對口門轟擊多不開花誠不可謂非神助廖令則稱詢訪紳民招寶山等處

神燈萬目共觀事實非誣職道伏查萬將軍卽故定海鎮萬壯節公諱雲飛道光二十一年與故壽春鎮王剛節公錫朋處州鎮鄒忠節公國鴻同守定海血戰六晝夜敵刀劈公面去其半砲洞胸穴如盤藉手刃十餘人而死世所稱定海同日殉難三總兵者也萬公原籍山陰祠墓所在忠靈布濩庇及一方理固有之職道已於核轉統領臬字等營成守詳文內繕請憲核分別奏咨將定海三忠祠列入祀典春秋致祭以順輿情在案朱將軍卽故 誥贈武顯將軍金華協副將朱公諱貴方英吉利兵船之踞甯波也將軍率陝甘官兵九百名扼守慈谿之大寶山敵衆由大西壩及丈亭水陸並進將軍親執大旗麾兵迎戰自辰至申殺傷過當會長溪嶺大營忽自驚潰勢孤援絕將軍怒馬斬陣手斬數十級身中兩槍馬蹶復躍起奮敵矛左右盪決最後一火槍中要害乃仆其子昭南同時戰沒部下弁兵獨力戰不退死者二百餘人敵亦輿尸纍纍相與痛哭驚悸謂自入寇以來未有如斯大創者自是大寶山上常有雲氣隱隱聞鼓角聲夜或見火光上徹旌旗往來敵之在郡城者頗皆驚恐亦遂遠巡退去此道光二十二年事也既奉 優旨賜卹慈谿士民釀費建祠以申報讐迄今四十餘年廟貌常新靈應丕著客歲夏秋之交附近居民夜聞祠中搗鼓若治軍然連十餘夕祠前有流丐棲宿聞人馬行聲絡繹孔道或如身被馬足踐踏遂致疾病是時法談方張咸謂將軍鬱忠憤於地下且當敵愾以佑海疆遐邇爭傳民心大定職是之



故茲者 國威遠播強敵受盟氛祲潛消封圻靜謐立功將吏既蒙 殊恩晉秩有差職道亦濫叨非分之榮豈敢貪天之功俾神靈顯蹟湮沒不彰除將府縣送到冊結備文轉詳外理合據實具稟擬求憲臺察核 奏請 敕加封號抑或與定海三忠祠同給匾額列入祀典庶表忠靈而答神庥

續修會典事例請 飭妥議開館章程疏

延 煦

竊 會典一書肇始康熙二十三年續修於雍正二年乾隆十二年嘉慶六年康熙間七年成書雍正間九年成書乾隆間十八年成書嘉慶間十七年成書蓋制作愈詳攷訂愈密雖書成遲速相懸然大要以十年為率未有不開館進書者也自嘉慶朝以至同治相距五十餘年承 列聖之詒謀合 四朝之聞見大方小策允宜勸為一書以昭法守是以詒親王有重修 會典之請旋經內閣等衙門會議援照嘉慶六年舊例先令在京大小各衙門將嘉慶十八年以後案件檢查編次事繁衙門予限三年事簡衙門予限二年再行奏明開館辦理畫一等因於同治十二年正月具奏奉 旨依議在案現今距奏准立限之日已閱十年限期久滿各部院新修則例有已編次者有未編次者若聽各衙門之懸宕而不開專館以定責成深懼歲月虛糜汗青無日殆非所以重 典章而隆述作也查嘉慶年間所議章程雖有例案分辦之議而慎擇纂修酌定館局即經同時具奏旋經 簡派總裁開館辦理其原奏大指以 會典為

朝廷遵守之書爲期幾五十載倘不勒限趕辦勢必曠日持久難於成事此次閱時已六十餘年所存  
斟酌損益儀禮制度之事較乾隆嘉慶兩朝爲繁至今總裁何人館局何地尙未議及日復一日案牘  
不無散佚文獻不克詳徵始蹈因循終歸舛漏伏思穆宗毅皇帝寶錄本紀聖訓均已次第編輯  
刊成應及是時敬遵前訓舉辦續修會典事宜可否請旨飭令大學士九卿等再行集議將會  
典館正副總裁等官查例簡派酌定開館章程以契綱領而便編摩以開館日爲始再立年限勘核功  
課修明憲章使大經大法罔或失墜亦聖人繼志述事之基也

經世文緯編

卷之二

二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三目錄

禮政四 學校上

說士上

管同

說士下

管同

重儒官議

馮桂芬

戒諭學官

李棠階

江甯府學記

曾國藩

舉行鄉課議

劉汝璣

勸置學田說

張之洞

請定鄉試考官校閱章程並防士子勒索請弊疏

林則徐

請陝甘鄉試分闈並分設學政疏

左宗棠

奏設味經書院疏

許振福

請整頓宗學疏

王榕吉



皇朝經世文編卷五十三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聽政四 學校上

說士上

管同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爲詩文次者取科第下者營貨財爲詩文者擬古人之辭華而學聖希賢無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貴而尊主庇民建立功業無其心也至若營貨財則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歷觀史傳以來士習之衰未有甚於今日者也論者憫焉或曰教之無其具也或曰養先於教今士無以養雖營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爲物也其名甚貴而其品甚尊其名貴則其實不得以多其品尊則其選不可以濫三代以前茲不具論考諸漢史太學之士及所謂郡文學博士弟子員者合海內而計之其爲人蓋無幾是以上風之美莫如漢世至唐太宗增廣生員沿及宋元其人益衆循至有明遂開以費入監之例遂今日而府州縣學間歲所入少者十餘人多者至二三十人蓋不待十年而一縣之號稱爲士者數百十人矣嗚乎何其多也山有金水有珠其爲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數而求之不問精粗不論真僞

則砂石之來必有僭於金玉今取士者閭歲之間一縣輒增數十夫一縣之大安得閭歲輒有數十人足以當士名而無慙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則下混混而應之士之所以雜出不倫無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維其原本輒切齒痛恨歸咎於士習之衰嗚乎取砂石以爲金珠不中用則曰金珠非寶被金珠其質屈矣取非類以當真士既爲惡則曰士習之衰彼真士抑含冤矣故爲今之計莫若寡取士裁其額適其期使一學不過數十人則士尊貴而其風必變士風變而益於國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願陛下十年不行科舉則天下太平廢嘗疑其過言以今思之蓋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無用之言定之於一日之際雖裁其額而違其期彼賢不肖亦何由知耶應之曰誠不敢知也雖然有國家者多獲一賢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與其廣額而賢不肖之皆多不若減額而賢不肖之皆少

說士下

管同

廣士之額不惟多收不肖而教養皆虛減士之額不惟少收不肖而教養皆實教之虛實愚當別論請先以養言之今夫爲士之法不可商不可更不可爭訟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然則爲士者舍童子之師蓋無可爲者乎童子之師一縣至數千有非士而爲之者有士爲之而不足自給者然則爲士者將使閉門而凍餓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聖王不以守死責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賢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

之人 國家知之是以養士之法有廩膳有學租有書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復議而天下之士則猶  
汲汲營貨財無所不爲如前之論若是者何哉曰人衆故也一縣之士得廩膳學租者二十人得書院膏  
火者七八十人合之僅及百人而號稱爲士者則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給孟  
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矣今之諸生  
號稱爲士而其實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寶冒士之名而使無恆產以自給是以輕者兼商重者兼吏甚皆  
導爭訟事欺詐挾制官府武斷鄉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論也嗚乎分五人之食以飼十人而十人者  
餓不若減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飽廩膳膏火學租之屬養千人數百人則不徧併而養數十人則可當  
中人之產也然則養士者與其廣額而人人使不足不若減額而人人使有餘人人使有餘斯養歸於實  
可以責其不爲非矣周之時士有士田蓋盡人而養之故其時士貴而多賢至於戰國而士有無恆產者  
縱橫捭闔之流遂蠱起而不可復禁孟子以爲有恆心指其賢者言之耳沿及後世士類益多則擇人而  
養夫擇人而養不惟無以敦士風而實足以壞士習蓋宋胡瑗在太學習制士每月有試瑗曰學校禮讓  
之地而月使之爭非所以成就人才也於是改試爲課更不差別高下有不率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  
試猶恐其爭況於廩膳膏火或予或不子而使之爭利乎哉鄧志宏言崇甯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



農舍致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遷逐然貪之學校之壞自崇甯始嗚乎是法也蔡京爲之也

重儒官議

馮桂芬

先儒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諸生以百數僅識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歲時斂學租候伺學使者按部爭新生之費諸生獲譴爲州縣典守如獄據此外無事絕無所謂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賓禮禮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臬比之坐問雖無虛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德而楚南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考宋史彛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爲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乃陵夷衰微以迄於今也朱子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亾始於赴部候選

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昔賢論說如彼今時情事如此愚以爲惟合書院學校爲一而後師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側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瑣屑領以城紳合通學之人而教之學貢願至者與焉同其甲乙童生則簡其尤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諸生各推本郡及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覈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諸生贖館居院者歲內課使足以代訓教不能居院者爲外課半之月官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連又不能居院者爲附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敗行亦然小過降童會期而復之篤疾給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會積分法而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并計以得數少多爲先後造積分冊隨課升降歲終簡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願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丕變者未之聞也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臭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聞風猶將興起況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暫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忽獨有朝夕與居之人責之以保舉

其有濫焉倖焉辭矣豈與夫一人之薦牘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諸生公推翰林官請簡例屋以容千人爲率舉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 戒諭學官

李棠階

士子爲風化之原而教職實士子之倡導司訓課人心風俗之本係焉將相牧令之才基焉所關甚重故按月課定例甚嚴乃者因循故事職多不舉而書斗等又或借爲勒索之資名存實掩士奚由進本院奉命視學學校是其專責親士習之末端文風之末純惻然痛心然顧省地遠人多勢不能周知而過教之不得不仰重各學以分其責而廣其教訓且各屬皆言教職等桑梓之地士子優劣與有榮辱豈得漠焉視爲無關痛癢之事夫來學有費禮所不廢近聞諸生入學延玩者多雖屬伊等無禮然亦必實有迫於饑寒者究而論之我輩亦未必無過蓋師之受費將以教之也清夜自思士子之品行果由我敦否士子之學問果由我進否設真能肫肫勸課視如子弟誰無良心方將致敬盡禮之不暇而肯故爲玩延乎必無是禮矣今與各學約本案新生及在學舊生按定人數分爲一月四課屆期彙集明倫堂先教以敦倫立品反覆勸諭然後命題面試彙公甄錄將所取優等每一課呈解數本每三月呈解一次其餘每課

二三等但遺清册呈送其文理通順屢取優等者本院量加獎勵劣者反此如無故三月不解卷子本院定行查究至武生亦於每月定期傳集默寫武經一段及 聖諭廣訓一二百字伊等更宜宛轉訓戒或與之講 聖諭一二段令伊等拱聽久亦可化其桀驁之氣如有三次不到者照烈嚴傳戒飭無故終年不到者詳請斥革誠能實力奉行認真訓課激勸之方無不曲盡則諸生即間有不肖而守分好學之士必多本院按臨從優獎異決不辜負苦心若仍視爲具文諸生等毫無進境本院定行嚴懲亦不能格外寬貸也

### 江甯府學記

曾國藩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粗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廣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既赦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巔蓋朝天宮舊址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涓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墜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

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鼓毗庶咸盟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埽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厲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涵埽沃盥有常儀羹食肴醢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黜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飾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

一趨於禮步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訓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泛尊中諸儒猶肆鄉飲大射禮於家旁至數百年而不絕又烏有竊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將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與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 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闡異端而迪吉士蓋慷慨乎企嚮聖賢之城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舉行鄉課議

劉汝璣

今課士之法可謂密矣科場之外又有書院學官之課然鄉居之人或不能肄業書院而學官月課近已廢焉其文不知設立月課之意原期學官與士人朝夕相見訓迪時親不徒知其文並知其察行故 功令於學政試文之外別令學官報其優劣以憑黜陟誠以風簷寸晷之中不能猝辨其文又況能憑文以見行哉然學官之職輕不若守令之權重足以興起人心磨礪士習是以舉行鄉課誠爲教士良法讀書者皆樂從而好學能文之士又得以其名上達即場外作文寬其程途假以時刻得以從容研鍊其器識不凡者可以自抒其抱負與長民者借筆談心或值課期兼可詢考時事命剴切詳對陳民間之疾苦俾長官得悉下情相其緩急而張弛之固不僅以一詩一文第其優劣而云畢乃事也且爲士者知官與民

親而後不甘於暴虐爲民者知讀書之可貴而有以自愛不獨訟獄可清即人才亦藉以興起也至於花紅膏火等項就地籌備無須動支公帑此尤易舉之事其收效甚大夫欲正人心厚風俗必自教化始現在金衢嚴等郡均已舉行不可緩也

勸置學田說

張之洞

養民養士經傳恆言不養而教未之前聞夫養民之道豈能衆撫人悅惟在上者不奪其生理不擾其生計斯以養之之術也養民固爾養士亦然今日士多而貧即使書院義學資興之屬百計培植猶懼不濟况忍重剝削之乎川省學校事體使者於所當爲所得爲者竭力圖之獨有一端務目疚心寢饋不適莫如新生覆試計較束脩一事曩年川省風氣新進謁師饋幣豐腴實緣生理富饒學額矜貴沿爲成例動必取盈常有一朝進學毀家大半負債終身雖甚孤寒亦索常例結費之券未割扣除之牌已懸通省習慣而視爲固然使者少見而駭爲怪事每至覆試之日終日旁皇如芒在背若操之過感則恐狡黠生童藉詞挾制若聽其遲緩更恐貧惡昏斗逼勒孤寒操縱皆非無從停決故使者不以晝夜考校不寢不食爲勞而以覆試日爲苦由衷之言有如繳日試思童生應試躊躇擔簦三旬九食欲謀一館艱如移山終歲備脯不供事蒞甚者寄食無門敝履無下俸而種絳安得多金卽或饋粥粗給而博一青衿嗚呼其

象棄產亦可謂忍情拂理傷心慘目者矣。特是廣文一席自唐代以來，鄙視冷官束脩，自行尙非在禮法之外。若必并此禁絕，何以自存？送考辦公資糧用度於何取之？其富而好禮者自願致敬，亦將不許乎？且將令其藉案訛詐，句結劣生，屬託公事，因以爲利乎？夫校官子弟亦望遊庠諸生之家，豈無司鐸何乃不平，不怨惟務責人，使者按部所到，不憚嚴切禁戒，多方督催，今日諸校官固多能砥厲廉隅，自甘刻苦，然不肯書斗造言，別開設謀，串陷變怪百出，又豈人意料所及，尤可患者，由今之道，書斗利弊，弊倖進者之一切從豐，必致包庇串合，無所不爲，而陸續送覆，隨棚帶覆，單身補覆，下屆補覆，諸弊終亦不能禁絕，頂替鬻販，百弊伏焉。試事安望澄清，真才安望吐氣，此川省積年之痼疾已然之明事，皆士類所目擊之身受之，搢腕拊心而歷歷言之者也。若不思一兩利經久之方，仍爲本省師生終古之累，今日止有一策，汝等可自爲之。川省尙稱殷實，各州縣公局義舉，款目甚多，士民樂善，急公，捐施恐後，夫四民以諸生爲魁楚地方，以讀書人爲元氣，此之不講好善，何爲若得各處紳宦，羈民感發，集議公捐一款，置買學田，計其三年收穫之租，足敵兩考束脩之數。各學豐歉不同，須就本處地屈情形酌議之。分年勻給送考時酌加資斧。如此則遠郡考亦不至困踣難歸。取進後限定以千錢爲費，一切書斗小費認號轉案補廩，增出貢舉優報丁起復錄遺諸費，取辦於此，陋款槩爲滿除，士民定議於下，然後稟請長吏督率行之。官吏捐則滋弊，士民籌辦則可行。由本州縣詳明



立案立石永承不得變革若不能籌此買田巨款者或每年仿照他項公事之例酌議定數按年捐助或別籌他款取息給用惟地所宜不必一轍其瘠土狹鄉不能辦者聽之不願辦者聽之倉卒不能辦者徐圖之通省辦則通省之士林利一縣辦則一縣之士林利斯則貧士不病冷官不饑諸生寬然無累然後可盡心而讀書師廉介無求然後可抗顏而訓士豈惟庠序之樂抑亦化導風俗之源也夫川省公舉之費亦多矣然飽衿棍飽衙蠹不如飽寒賤之爲得也三費局之設誠善矣然恤捕衙汛官不如恤學師之爲要也三費大是善政不可把彼注茲如或吝財惜費則更有說以喻之要知富室大戶孰無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有公款則異日子弟入學不致受無名之抑勒費無益之贊助就云自謀亦復甚善縱使家無儒士可決其後必昌既擅樂施之令名兼獲濟物之美報況此日之學秀卽他日之縉紳此日獲助於鄉人他日必思造福於桑梓無往不復更非他項捐資所可同年而語費也如校官者雖非本縣人士要是同省寒儒卽云於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並非波及局外此舉在他省則甚難在川省則甚易在他省則可緩在川省則甚切比者南川縣令文昌黃君際飛卽持此議設法勸捐有志竟成置買學田千有餘石計其所入足與往歲相當章程皆與右所說同前年歲試招撥時師生同歡確有成效黃君之賢能愛士南川士民之好義知本使者敬之獎之願通省百六十州縣效之

若欲查照南川縣辦法者准赴本衙門鈔索

語云富者贈人以財仁

者贈人以言使者庸愚不能別畫一養士之策敢以此一隅小補之旨進可乎

請定鄉試考官校閱章程並防士子剽襲諸弊疏

林則徐

竊臣欽奉 上諭本年壬辰科江南鄉試著派林則徐入闈監臨欽此臣到蘇接篆後已近闈期當卽遵照科場條例將監臨應辦事宜預爲布置伏查本年四月內欽奉 上諭三載竄興爲掄才大典各直省主試經朕特加簡任宜何如滌慮洗心認真校閱務求爲國得人順天同考官及會試同考官俱係翰詹科道部屬該員等甲第本高又經朕親加校試尙無荒謬之人充選所以得人較盛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單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卽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穀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雖照例著試簾官仍恐視爲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嗣後各省督撫將簾官認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謬之員濫行充數等因欽此又上年十月內欽奉 上諭著各直省督撫將書肆小木板片概行銷燬其貢院左右如有公然售賣小本文策者枷責嚴辦倘士子尙有不知檢束懷挾徼倖者卽著斥革其恃眾逞強不服約束者枷號示眾治以應得之咎士子中式後除策學援引經史語句相同毋庸議外其四書經文有全篇剽襲竊文者一經磨勘官簽出立卽斥革務期永絕此弊以端士習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掄才清釐積弊之至意竊查江南爲人文淵藪入闈士子多至一

萬四五百人額設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約須校閱八百餘卷稍有草率卽恐遺濫交譏臣聞近科房官每有爭先薦卷之弊以爲薦早則獲雋者多薦遲則中額已滿難於入彀故於頭場分卷到手輒將首藝中輻略觀大概謂之望氣其合意者彙爲一束以備加圈呈薦稍不稱意卽置落卷之列不爲下筆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薦完再將落卷覆加細看以決去取乃頭場薦卷未畢而二三場試卷已陸續送入內籬因又趕覓已薦之字號連經文策問一併加圈亟隨頭場呈薦蓋恐別房之薦卷三場均已齊全而該房僅有頭場不能早供考官比校則所中卽不及別房之多是以相率效尤總以起早薦完爲分房之捷訣直至三場薦卷俱已畢事然後將先前略觀大意之落卷批點塞責彼時中卷已定意興闌珊縱或見爲佳文亦謾語其人之命於是悞分段落者有之悞讀破句者有之並有文非荒謬僅點首藝開講數句而卽擯棄者其批駁之詞不曰欠精警卽曰少出色此等批語竟可豫先書就不論何等文字皆得以此貶之似此校閱情形定棄取於俄頃之間判升沈於恍惚之際誠如 聖諭迴思末第之先與多士何異乃於落卷漠不關情設身處地於心何忍臣前任京職曾充鄉試考官二次會試同考官一次自揣學疎識淺惟有細心勸閱庶少屈抑人才歷在闕中刊刻批語板片刷成批紙分別首藝次藝三藝及詩凡頭場四篇逐篇皆有批語被黜之卷必將如何疵累之處分篇批出自錄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語相同者此次

臣職任監臨除考試簾官必擇文理優長精神振作之員不敢以年老荒唐濫行充數外竊擬將臣逐篇分批之章程責令該簾官循照辦理除二三場批語不拘外首場四篇必使逐一批出凡泛而不切字樣如欠精警少出色之類概不許用蓋三藝統批往往藉口該括轉不切當逐篇分批則於此一篇之得失利病非了然於心不能了然於口該簾官受此繩束不敢草率了事於衡才似有裨益至揭曉之後臣仍將落卷復加查核如首場文藝非有大疵僅點數行而止者據實參奏予以處分充足以儆惰心而免物議惟思頭場三文一詩每卷約有二千餘字如果認真校閱則窮日之力只能以四十本爲度每房卷帙八百餘本約須兼旬始可了一首場查例載大省於九月十五日內揭曉不得匆促價辦等語近科揭曉之期往往趕早此次欽遵新奉諭旨主考官須將落卷全行校閱江南卷帙最繁則揭曉之期自應照例以九月十五日爲斷如臨時尙虞匆促或再仰懇聖恩寬展數日總不出九月中旬之期庶主考官官均得悉心細閱真才自不致有遺矣至士子數品自愛者固多而希圖倖獲者亦復不少科場搜檢自當從嚴惟人數至一萬數千之多難保全無遺漏且往往因搜檢而愈形擁擠因擁擠而不免稽遲查嘉慶癸酉科江南鄉試因首場封門太遲奏請議處是於認真搜檢之中又須不悞日時方爲得體臣查夾帶之弊約有三端一則專帶文典故以及經解策料雖有所取資而尙須運用一則坊刻小本成文之

類明知不可抄襲只圖探撮成篇一則分情多人將四書題文全行製就攜帶入場見題卽抄不費思索  
關近科以此倖獲者頗不乏人是以平時言館地者教讀之外別有作文席面每撰一篇自二三百文至  
洋錢一圓不等文名愈著之士攬作愈多則眾人爭託其名以售文藝大半脫胎錄舊並非獨出心裁而  
一篇或售賣兩家一稿又傳抄數手如斯之類必犯雷同但籙官眼力不齊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  
通篇一樣之文此中而彼翻書臣前在江西典試取中之文已經發刻及搜閱落卷竟查出許多雷同將  
已刻者復經刪去雖彼時未被倖獲而事後無所不懲究恐不知自愛之徒仍存僥倖萬一之想查錄舊  
倖中例有斥革之條但關照祇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後卽已辭部未必人人得見卽聞有錄舊雷  
同之卷而事無左證孰肯壞其已成之名是以剽襲倖售仍無忌憚惟於場內閱卷之際對出雷同卽記  
檔冊於撤闈後加以懲儆庶可杜其惡習且本科欽遵諭旨將落卷通行校閱雷同剽襲者更無所逃  
臣請移行主考籙官記其字號揭曉之後移臣查辦除策學援引語句毋庸議外其四書經文雷同至三  
行以上者正途貢監生員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罰令對讀若係俊秀監生以後不許應試至全篇雷同  
勒廢者毋論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如此則士子皆有畏憚之心不敢錄舊而倩人作文者恐其  
無益有害則懷挾之弊似可立除而真才輩出矣

請陝甘鄉試分闈並分設學政疏

左宗棠

竊維甘肅地處西北邊荒舊隸陝西行省統轄康熙年間拓地日廣始設甘肅巡撫駐紮臨洮乾隆年間又改臨洮爲蘭州府後設總督駐之兼管巡撫事地當西陲衝要南北界連藩服荒蕪漢蒙回番雜處其間謠俗異宜習尚各別漢教儒術回習大方蒙番崇信佛教亘古至今未之有改隸省以來諸凡建設或創或因於武備尙詳而文治猶略其異於各省者兩大端各省除壤地毘連一水可通之安徽一省鄉賦歸併江南取中士子久習爲常此外均就全省適中督撫駐紮處所設立貢院屆期考官入闈校閱照額取中獨甘省距陝道阻且長而鄉試必須赴陝陝甘學政遠駐陝西三原三年一度按臨甘肅舉行歲科兩試均與各省不同故自改建省治以來甘肅士人經明行修能自淑其鄉里者尙不乏人至巍科上第以文章經濟取重當世者概不多見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爭自濯磨甘肅士人獨安固陋不求聞達也計甘肅府廳州縣距陝近者平慶涇鞏秦階兩道約八九百里千里蘭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遠者一千六七百里蘭州迤西涼州甘州西甯迤北甯夏遠或二千餘里或三千里至肅州安西一道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鎮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邊塞路程寫遠又兼驚砂亂石足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奚翅倍蓰士人赴陝應試非月餘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馬傭賃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小者數十金多

書百數十金其赴鄉試蓋與東南各省舉人赴會試勞費相等故諸生附府廩州縣學籍後竟有舉生不能赴鄉試者窮經皓首一試無緣良可慨矣軍興以來學臣不按臨甘肅者已餘十稔幸前學臣許振麟不避艱險以次按試生童踴躍歡呼拜馬首計補行各屆歲科諸試取入新生不下萬人而從前取進生員尙不在內徒以資斧措不能遽行加之夏秋暴雨水潦縱橫有無從問津者有中道遇暹致悞場期廢然而返者有資斧耗盡抑鬱成疾以歿者其得抵陝完試事者不及三千人然則甘肅士子之赴鄉試者合新舊諸生計之不過十之二而已臣自肅州凱旋歷甘涼各郡途間見諸生迎謁道左初疑其秋試被放者比詢以試事則愈稱無力赴陝不知其詳言已歛歔不絕慰諭遣之前接准學臣許振麟咨送甘省赴試士子公懇分關呈詞當行兩司議詳昨由肅凱旋後又據紳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員曹燭及漢回士紳等聯名呈稱捐建貢院擇定神川門外地基籌備磚瓦材木已有頭緒請援照湖廣雲貴鄉試分關取中前來並稱甘省武試本係分關文試宜可仿照具奏臣惟湖廣雲貴等省鄉試道路險遠崇蒙 列聖恩旨分關取中士林感頌至今茲甘肅赴陝鄉試道路險遠較各省數倍有加 皇上 一視同仁軫念士人赴試維艱 恩允分關取中俾邊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應試則投戈講藝 士氣奮興 文治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惟是分關取中額數應定若干難以擬議蓋陝甘鄉關向係合兩

省取中從未分析茲甫議分闈取中若將兩省額數平分各占一半則陝省應試人員向多於甘省現且有增無減甘肅如占額一半致陝西中額頓形減少殊非情理之平若照臣度隴之初奏准甘肅取中二十一名成案計算無論當時因賊氣正熾赴試人稀一時權宜酌擬本非甘省定額況當隴境肅清應試士人自必增多數倍而中額僅此翻致向隅亦無是理若按照承廣中額部章計算甘肅軍興以來各府廳州縣派捐糧料餉需均值人物彫殘市價翔貴之時調核各廳州縣歷年案卷稽核捐輸之款為數甚鉅而又限於部議承廣中額不得過十名定章無從推廣此擬議中額鮮可依據之實情也溯考從前兩省合中時道光丁酉己亥咸豐壬子等科甘肅每榜曾取中三十餘名同治九年庚午科鄉試臣接陝西撫臣蔣志章緘稱主考評場中試卷甘肅獨優殊嫌額滿本年癸酉科鄉試據陝西藩司譚鍾麟稟主考所論亦同是陝甘文風無容軒輊而甘肅分闈後人文日新月盛尤在意中合無仰懇 皇上天恩逾格特准比照各省中額最少之貴州每科取中四十名滿營應試士子每科取中二名合共四十二名作為定額過 簡放主考學政之年另 簡甘肅正副考官各一員甘肅學政一員俾合省士子得以就近鄉試而歲科按屆舉行學臣得免跋涉之勞生童得以時親承訓迪習舊學而啟新知不獨邊方士習文風可期丕振已也臣自西征以來日親民俗陵夷浪莽日甚不但劫殺爭奪視為故常動輒囂聚多人恣



爲不法而民間倫紀不明禮教久敷千名犯義之案誅不勝誅綠地雜華戎習俗漸染日潔正恐夏變爲夷靡所止極不得已設局鄂省刊刻四書五經小學善本分市各府州廳縣師行所至飭設立漢回義塾分司訓誨冀耳濡目染漸移陋習仍復華風邇來漢民敦崇儒術誦習六經回民亦頗知嚮慕爭請設立義塾延師課讀儒書前學臣許振禎次第按臨多方激厲回生得附學籍貢成均者所在不乏益欣欣然以得附宮牆爲意外榮幸食桑繼而情好齊斯其時乎若荷 皇恩允其分闕就試屆時簡派學政按期校閱則經正民興邊氓長治久安之效基於此矣臣亦知聖賢之學不在科名士之志於學者不因科名而始勤然非科名無以勸學非勸學則無讀書明理之人望其轉移風化同我太平無以致之固非謂科第文章足以飲勵庸耳俗目兼可博取名譽也愚見所及謹以附陳

奏設味經書院疏

陝甘學政 許振禎

竊惟風俗之盛衰視乎人才而人才之隆替由乎學校學校者教士之地實養士之地也士人有廉恥而後鄉里有風化庠序有秀異而後在官有循良其始僅章句誦讀之爲其究則生民休戚之寄故一人爲之衆人從而效之方正邪僻分類殊趨謂之風氣一人倡之衆人遵而行之學問議論先入爲主謂之師承其源甚微其流甚大不可不謹也夫欲有所用以收得人之效則必有所養以爲儲才之基臣伏見

國家作育人才府縣設學復聽所在舉行書院法良意美得人稱盛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視爲具文平時因循居半道學政按臨所駐不過旬日而又不逐日校藝即有所啟迪亦不過布條教舉大綱至於教士之實竊以爲莫如書院若書院由長得人而謂不能挽迴風氣振興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書院之弊約有二端一由山長爲紳士退休之資其延訂也或論名位或徇情分官場以爲一歲之應酬紳士以爲一家之取給評點甲乙苟簡從事而於學問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謂之教且經費悉隸官吏凡印官兼轄書院往往虛領其名而未查其實其款項生息支發一切皆書吏主之積年既久侵蝕失計日見支絀士無所藉難以棲止如是者不得謂之養臣自抵任以來因查西安有關中宏道兩書院培植兩省規模稍大關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惟自單興以來士多苦貧不能自食又不能從師雖欲聞經明行脩之要其道無由況甘省流寓於此者殊不乏人臣愚以爲似當添一書院以收兩書院之所不能容因擇兩書院適中地方於涇陽城內設一味經書院其規模與關中宏道相等臣捐廉爲之倡而各屬紳士好義急公者大率皆釀金襄事業已設立講堂開課舉行其定章有不同他書院者三他書院專課詩文味經之設則要以實學爲主令諸生逐日研究 欽定七經及通鑑史漢大學衍義文獻通考等書引之誠義理稽故實手抄口誦日漸淹貫匪惟腹笥可充卽政事亦差知大略其設課也則合制藝論

策經解詩賦法戒錄分課一一爲之使知學古之爲貴他書院除閱課外師弟不常接見今則山長日登講堂傳集諸生將經史大義及小學諸條講貫察其課程固其札記別其勤惰嚴其出入令其由嚴憚以生清明本講貫而得服習使之知植品之爲先他書院屬之於官官有遷移則法必中變官有職務則事難兼涉卽如宏道書院歸學臣董理如臣終年在外接試相隔千里何能稽查今味經之設臣悉擇一方之望以之共理一方之學雖創始由臣而日久經理究以責成紳士爲當蓋權不歸官則延師可免徇情敷衍之弊非物望素孚學品兼優者必不能居此席設歸官用則經理可免侵蝕支絀之虞非廉介自持鄉里推服者必不能與其事羣力維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繼此臣倡建味經書院之初意如此也臣徧查陝甘人望所歸得保升同知前平利縣教諭史兆熊學有本原體用兼備延爲書院山長訂期十年而以斌固訓導姚劬誠澄城教諭王賢輔協理講席兆熊品端學粹遊其門者多所成就前在興安勸辦一府堡寨一千數百餘所賊犯興安不能逞志全活甚多歷經大吏保薦兆熊每爲學徒攀留不能出仕其澹泊而有實用如此劬誠長於經學志在誘迪賢輔澹然無欲留心風化此皆關中多聞之士正學之選爵之訓迪必有可觀記稱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之責以十年者亦準斯義如造士無效臣請受

優異之必具承管經費課程膏火責成紳士候選知縣怡立方教職張樞楊彝珍吳乙東謝洪猷從九牛

興宗等立方廉正勸懲才識素優歷年籌衛地方久著成效其餘諸人亦皆物論推重以之經理書院不僅培養人才自有起色卽義倉蠶桑諸事亦可次第舉行不動公家纖毫之款而又興地方無窮之利似教養可收實效臣觀諸人俱奮心竭力願任培植不求保獎不居成功良由關中風俗之厚士習之美以之責成經營實足垂久遠而無流弊合無恭懇 皇上天恩飭下陝甘總督學政臣各立案嗣後督撫學政及各衙門分月輪課其山長堂課規條卽乞照臣所擬辦理一并責成紳董承管

請整頓宗學疏

王榕吉

竊維 國家設立宗學所以爲國儲才亦以明親親也學分左右兩翼每翼宗學額設教習官四員總管二員副管八員復有總理之王公統司其事又欽派科甲出身三品以上之京堂二員專司稽察法至密意至深也誠以宗室子弟生長富貴派衍天潢必使之入學肄業擴其聞見以免固陋陶其性情以化驕矜遜志時敏破除世習習氣乃可以長保富貴也教習官三年俸滿須查有實在功效方由稽察大臣加具切實考語送宗人府帶領引 見請 旨施恩錄用獎其勤勞卽以嚴其督課 國朝宗室代有偉人莫不仰荷 列聖之所教育迄於今而宗學幾成虛設矣臣自同治九年奉 命稽察左翼宗學當向該管官切實致囑課程務須認真初次入學尙有教習數員肄業生二十餘人在學接晤此後時復前往則

日形疏懈到署或無一人稽察教習者難得與宗學生晤面出題課試交卷亦復寥寥請其何以如此據該管官僉稱宗室之廢學大都爲貧所累糊口無資實有萬難認真者緣宗學肄業生向章每月給米三斗紙筆照按時給領夏季以冰冬季以炭自經費不敷月米裁減又改爲折色向之領米三斗者今領米不及二分其他更無論焉每月所領僅數兩日之食欲責令常常入學讀書作文勢必有所不能是宗學之設有名無實矣其充裕之家亦或自行延師課讀然力能延師者十之一不能延師者十之九誠恐乃逸乃諛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得詩書之進益坐誤聰明大爲可惜在各學教習不過敷衍歲月藉爲出身之階而職司稽查者扶同隱忍實覺負疚於中臣在順天府尹任時於金臺書院考課之期遇有宗室子弟應試者必酌予獎勸拔置一二等俾稍分膏火之資愛其才又憐其貧也伏思我皇上誼篤親親推恩錫類之仁無所不至獨入學讀書之子弟月米未復舊規似無以示優異而昭激勵且兩翼宗學每年所撥節者不過粳米五六百石地方水旱偏災一經奏報朝廷不惜截漕十萬石二十萬石立予恩施卽京師之善濟堂功德林及通州之王愬園每冬尙蒙恩賞倉米五六百石及三四百石不啻以宗室子弟培養所關而稍有靳惜耶可否請旨飭下宗人府王公妥議整頓章程肄業生月米應如何復舊勸學與不動者應如何分別勸懲教習官應如何專以責成備俸滿並無實效應否再留數

年以觀後效。黷勸警儆。庶教習專心。以納誨學者崇德。而象賢將見。宗室子弟。經明行修。大可爲樹幹之  
才。小亦不失爲圭璋之品。則 聖朝之風明。誼美。歷久彌光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四目錄

禮政五 學校下

會辦整頓 威安宮官學章程疏

寶昌

詩國學增設舉監疏

王先謙

請 恩准職官入監片

王先謙

請停武關片

沈葆楨

贛原站丁不准考試可疑可憫情形疏

王家楹

請 飭酌加海門廳學廩增各額片

黃體芳

請添設張獨多三廳學額疏

李鴻章

續陳苗民改裝營整頓義學情形片

林肇元

口外七廳取進學額請援案辦理疏

奎斌

請並册進考疏

文蔚

新設臨治請立學校疏

慶裕



糸世之糸糸

改建船山書院片

彭玉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四

上海萬士溶子源輯

禮政五 學校下

會籌整頓 咸安宮官學章程疏

詹事府少詹事 寶 昌

竊 咸安宮官學創自雍正七年教習學生定爲員額以內務府大臣管理學務而選滿漢翰林稽察之立法之始既稟稱事品課有章高邁經師橫舍闡溢百餘年中 列聖恢儒右文深沐雅化學官益悼誨以道士食舊德支葉蕃滋彬彬稱盛自道光以後用度不足例支稍稍省併亦會戎馬方殷未遑庠序之事師徒意散進趨雜博士僅有虛名學生蓬蓽成業設今不治舊典兩淪臣等伏念 咸安宮官學翹材夙眾 恩例獨優遠因下庠西序之規近亦上臺東宮之制際茲 皇太后 皇上崇儒重道籲俊求才方殷下 詔書意在整飭官學臣等稽察課程同有綜理之責謹與管學臣大吏部尙書廣壽兵部尙書志和反覆集議會謂齋室未傾徒屬粗備振衰拾墜宜及是時輒參稽舊制酌以今之便宜分別條上伏祈 聖明鑒察

一慎挑選咸安宮官學學生例選八旗及內務府三旗滿洲舉貢生監官學生及閑散人內充補嘉慶十

經世文續編

卷五十四 禮政五

四年議准臣學體制較優若學生年歲太幼僅資以背誦經書不足以觀成效嗣後凡由官學生及闈  
散人等挑選者定以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內入學至十年限滿不能考中生員卽行出學舉貢生監  
三經正科鄉會試不中者如是臣學學生必文理清通材堪造就者方能入格非如八旗 景山向  
以幼童充數者比且教習期滿例以名下學生中式進士舉人取列生員筆帖式爲考課若準十年就  
傳之條恐無三載通經之效於之事理妨礙實多此次釐定學規應將學生傳齊面試校藝習年一準  
成例如不及額卽咨取各旗俊秀子弟續加遴選惟向章由管學大臣取定送學比廣壽志和議以臣  
等會同挑選稽察尤周具見該大臣等無分畛域之意應俟得 旨允行臣等與聞選政仍當於拔尤  
選額之中一材必庸一藝必錄以宏樂育而廣譽髦

一分課程官學生類缺一百十名而例習漢文者七十七名習清文者三十三名乾隆二十六年改歸清  
書者二十名今學務久廢不但清書全宗通曉卽文藝亦甚空疏近年漢書房經廣壽酌復月課尙有  
基緒可尋至於編譯清書殆乏專門幾成孤學臣等公同商榷擬仍以七十七名學習漢文以三十三  
名學習清文旗員當以國書爲根本而編譯實以漢文爲樞紐如果教導有方諸生做業樂羣親師取  
友將旁遊藝事舉所謂十二字頭三合切的實無難兼綜條貫應俟數年以後擇學中高材異等數十

人清漢並習亦不必預爲定員以免愛博不專之弊

一復公費查戶部例載臣學教習共十五員月給銀三兩季米五石三斗官學生一百十名各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二十一石二斗道光咸豐年間以次核減教習月得銀一兩八錢學生月得銀一兩四錢米皆每季一石有餘在今日教習具官學生輟業尙復月支奉稍亦近於苟祿素餐若經臣等酌復月課兩次教習小課六次既懲惰逸宜恤清貧擬懇 恩施將臣學教習學生月銀季米均准實支無庸減成給發計每年增銀千餘兩米千餘石在部庫倉儲所耗無幾而冷官寒瘦所獲已多體恤既至始能專其成衣食既周始能奮其志慮學務持久之基實在於此至教習應給衣裘學生應給紙筆各費管學大臣已經籌給無俟臣等瑣陳

一廢考成臣學教習期滿由管學大臣出考咨部照例引 見候用自學務日弛該教習等功課無憑考核期滿報部流弊孔多久之將視教習一官徒爲舉貢入仕之借徑殊失論定後官初意管學大臣與臣等詳行定議擬於到學以後將該教習名下分教各生註冊存案其間或有事故改派加派者均隨時登記期滿將臣等所定課簿咨由該管大臣出考並冊送部以憑稽核其不能實心訓課教法平常者仍照例分別發還駁回教習之考成率以學生之功課則學業玩愒必不肯曲與通融子弟梗頑必

不願仍爲掩護斯視公事如私事自能以身率教循循善誘之益矣

一端學術臣學課試久廢試辦之初不得不就文取士漸與黨陶但整頓官學本明造就人才若不深探本源徃於俗學久之學中但得數十工時文精試律擅楷法之士不足見 國家厚待八旗 甄陶品

類之至意伏考乾隆元年臣學恭奉 諭旨令學生學辦稿案及諸藝業嘉慶年間諭士人讀書致用

若但知從事文藝而置聖賢正修齊之學於不問卽倖獲進階官登仕其於修己治人之道懵無

所知何以副興賢育才之意至尙儉黜奢尤爲興廉善俗之本官學子弟蒙養初基着管理官學各大

員嚴誠教習人等務與受業各學生講明四子之書剖析五經之義有心性浮華與服侈肆者隨時嚴

加戒飭欽此是知經行貴於交修體用宜於兼備臣等既酌復課試於繙譯詩文之外當漸試以經史

策論觀其志識至先儒性理之書 本朝學故之學亦擬令教習等隨時講求因其資稟咸使通明其

常行書籍由各生自行購置惟臣學苦乏秘藏書本宏編訪求匪易所有 列朝 聖訓 御纂七經

御批通鑑輯覽以及 御定清文鑑及補編總綱補總綱 御定滿蒙漢三合清文與 武英殿國

子監等處所有官刻書籍及近年各省局刻書籍應懇 恩準臣學擇要咨取俾諸生肄業之益得以

縱覽異書研究實學斯教化宏而學術正矣

一請 恩試臣學學生向例五年考試一次由吏部請 簡大臣分別等第一二等錄用間有 賜給三等留學四等革退乾隆間改爲三年一試二十三年改爲不定年分考試編譯中書筆帖式四十一年復准咨送吏部考試庫使臣等查近日侍郎錫珍請整頓官學侍郎寶廷請教導大部筆帖式均奉 諭旨允行卽今事例停而編譯中書各部筆帖式庫使亦實有乏才之患若申明勸章集各學之良以爲各衙門之用仍酌予年限準將各學學生請 旨考試分別錄叙則子弟有進身之階部吏皆明經之士似與學務政務均有裨益是否有當應請 飭下吏部妥議具奏 以上六事準舊制定新章酌時宜除夙弊似亦教養兼全情法互盡如蒙 兪允臣等卽當詳定條規嚴立程課時進諸生而訓迪之以期徒衆嚮風相觀而善臣學近隸 禁垣較四姓小侯二品士門七營飛騎尤爲優厚八旗子弟又類多開敏高明仕路既寬穎異之資騰上必速若童年收辨志之益幼學定育德之基較之鄉貢進士州郡文學困於科舉習非所用者當有事半功倍之益以 國家治理之隆誠使實事求是久道化成或有一二環偉之士出於其間以副 聖明振興學校之意此固臣等共爲八旗子弟深殷期望者也

請國學增設舉監疏

光緒十一年六月

國子監祭酒

王先謙

竊維臣監六堂向以各直省貢監生彙送者試入監肄業而舉人例不與焉推求立法之意蓋以國初仕路疏通儒生一中乙科卽登官籍不應更削身太學致妨貢監生甄用之途康熙以選科目日盛銓選因而擁擠伏讀乾隆七年 聖訓已有舉人日積日衆需次多年不得一官之 旨至今日而勞績捐納充滿天下銓法愈滯士子名登甲榜始爲筮仕之期舉人非由 大挑教習得官臚錄議叙及兼藉他途出身者鮮不皓首一經困窮終老此亟宜加意者一也舉人既列賢書已出貢監生之上進撥巍科則內則朝班外膺民社莫非爲 國任事之人正當及尙未釋褐之時使之肆力簡編養成器識乃以限於成格轉不得與貢監等同沐 聖主之教思既無當於育才亦非所以勸學此亟宜加意者二也明代學校之制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有貢監有廩監有例監有舉監卽舉人也洪武初擇年少舉人超推一等入學承樂中舉人會試下第輒錄其優者俾入學以俟後科嗣後遂爲定例 欽定明史選舉志可考按也今舉子春闈報罷其欲留京者不少資生乏術覽館維艱無不願歷事上庠一爲廩餼以爲壽志潛修之地若不加以收錄實不足作士氣而順羣情此亟宜加意者三也如一體入監肄業厥有三便自捐例減成粟監且盈天下於是太學重地恆賁少而監多其潛心問學者固不乏人而射利者流惟圖窺名入籍得以濫濶直隸山東兩省監生名代替寔繁有徒每值考錄佳學幾於防不勝防詰不勝詰舉人則皆

係本身凡入監者取同鄉官認識印納爲憑可無假冒之弊考選既得其真稽察尤易爲力便一監生多在本省應試無事來京雖有通材何從廣爲羅致舉人則三歲計借舉萃擊穀拔尤宏獎易收英才樂育之效便二明初歷科進士多出太學洪武朝戊辰辛未廷對第一者皆太學生撰題名記立石監門進士題名碑由此相繼不絕 國朝進士立碑尙沿故事而其由來無復深考矣誠令舉人入監則明經飭行孰不爭自濯磨貢舉之年必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機端在於此便三臣等伏惟成法貴於遵循而時宜必當參酌矧立教培才之道不厭精詳果於學校有裨敢不權衡變通上副 聖主作人之化爲此合詞具奏懇 恩將臣監肄業生增設舉監名目准以各省舉人入監肄業卽於貢監生員額內通融錄補以廣甄陶而資鼓勵出自逾格 鴻施

請 恩准職官入監片

光緒十一年

王先謙

再向來臣衙門無職官入監肄業之例惟近日捐例減成樂輸頗多士子戎行著績剡章半列儒生奉邀頂戴之榮弗與膠庠之選求仕不得願學未能揆厥情形允宜矜恤擬嗣後無論舉人貢監生除由捐納勞績得有正印職官投供候選者卽係已入仕途無庸收錄外其非正印職官未經投供仍情殷向學者懇請 恩准入監肄業至舉貢考取教習傳到需時者請一併入監肄業以廣養成

經世文續編

卷五十四 禮歌五

四



樽節經費各省情形不同而就大局言之曰節無用以裨有用而已 國家文武並重論求才之道原謂取多則用宏然文職以科甲爲正途而武職科甲升階獨居行伍軍功之後則 祖宗立法之精意不可不深長思也歷科武闈報部經費每省已數千金而不合部例又不能徑裁歸於外銷者不與焉其院試郡試縣試則爲牧令虧累之一大端果所拔者爲 朝廷折衝禦侮必不可少之才卽所費滋多亦不當吝惜顧自軍興而後竊計 國家所以收待人之效者多半由額兵練勇而來科目之榮選不逮焉卽以京旗論人才輩出者首推火器營健銳營今則神機營出色當行矣何者習其所用也臣到任日武舉聯銜稟請投營幾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焉憫之然詳細察看其曉暢營務實不足與行伍出身者比其奮勇而勞實不足與軍功出身者比何者所用非所習也夫歸標効力者尙能束身自愛勉就範圍而無事家屬者往往恃頂戴爲護符以武職鄉曲蓋名雖爲士實則游民有章服之榮而無操防之苦以故不守臥碑註劣者文生少而武生多則又非徒無用也誠奉 廷旨飭停武闈例銷之款提解部庫每科合各省亦可得數萬金而綜計州縣所省虧累尤屬不少爲州縣省一分虧累卽爲民間留一分元氣其有志向上者或兵或勇任其所托早得窺見行陣真際以自奮於功名樸厚者歸農無從沾染習氣則財與才均

化無用爲有用矣可否請 旨勅下部臣通籌定議出自 聖裁

臚陳站丁不准考試可疑可憫情形疏

光緒四年

王家璧

臣恭查道光二十四年 欽定禮部纂修則例內開盛京兵部所屬站丁係吳三桂戶下逃丁及僞官子孫承充八旗戶下帶地投莊頭與家奴無異本身及子孫均不准其捐考等語臣查旂民家奴尙有伊主放出後扣足三代所生子孫與平民一例應考之條而此項站丁節經歷任盛京兵部侍郎承福兆惠富德花尙阿書敏書元戶部侍郎延煦等奏詳照戶禮工三部所屬官丁一體准其考試均經部駁在案在部臣屢議而屢駁者固守先年之例案而諸臣屢駁而屢請者實察歷久之情形臣謹詳查歷次成案考証乾隆嘉慶年間部頒 欽定學政全書及近時續增科場條例竊見其中有可疑者三有可憫者三請 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承福兆惠富德花尙阿四次奏請見於 欽定學政全書者皆在嘉慶十九年以前部駁皆以驛站緊要恐准考則有力之家盡以讀書爲名規避差使致誤驛務並無一語謂係兇逆逃丁也至嘉慶十九年將軍和爾與書敏不合始有係康熙年間招安吳三桂戶下逃丁四百四十名編爲二站之語此可疑者一也承福初次奏請在雍正八年其時去吳逆平時未遠欽維 世宗憲皇帝聖明英察無事不在 聖鑒之中臣恭查雍正五年杭州織造孫文成奏事奉 硃批凡百奏聞著稍有不

經世文系約

實恐爾領罪不起須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係四十年閱歷世情之雍親王也 聖諭嚴明莫能欺飾若此乃承福此奏惟奉 上諭事雖應行但此途一開俱各染於漢習而於漢仗武藝正項差使恐不無懈弛之處等因欽此若站丁皆僞官子孫承福隱飾不奏復爲陳乞 天語有不譴責及之乎此可疑者二也和甯謂康熙中招安逃丁編爲二站亦未指明何站其實盛京兵部所屬二十九站皆設自順治二年人數既多歷年又久生齒自必蕃衍今日皆吳逆逃丁之後豈原設二十九站各丁竟無一丁有後乎且逃丁但編二站卽陸續投回並拿獲者及僞官等家口亦擄其中必不至合二十九站全額一律換盡也此可疑者三也不特可疑亦實可憫原設二十九站站丁世受 聖朝養例准考補驛丞何敢必希上進內因一二站編有招安投回之人遂使二十九站站丁祖父子孫同受不韙之名不准上進必非其心所安其可憫者一也臣又查咸豐四年部駁書元所奏內稱若因其情殷報効遽准代懇 恩施破除成例是但爲數千餘兩之微資贖二百餘年之大法等因臣敬思卽和甯所奏編管二站係在吳逆初平之際其時去明亡未遠或因頑民尙多不得不嚴爲之法以一人心今海內涵濡 聖澤二百餘年卽髮逆擒逆回逆迭起終不能動搖人心况隨吳三桂入滇兵丁初本非逃幸沐 聖祖仁皇帝寬大恩施招回根本重地迄今時歷 八朝七邊 大敵罪由緣坐愈遠愈輕例文所云本身及子孫若通始初編管

之人扣算則除去原丁及其子其孫今之站丁早在四世以下矣其望 澤之心正不敢自外 生成之心也其可憫者二也且近自軍興以來 朝廷議正仁育其母從投回者出力則貴顯之散歸則安插之並未錮其子孫罰及後世莫不感戴 皇仁而該站丁等但以 國初至今年代久遠冊籍難稽二十九站中莫能分別無以自明以近年舊從投回仰沐 天恩浩蕩比較未免向隅其可憫者三也臣愚以爲留都實 根本之地家養本予以自新現今站丁生齒益繁驛務不至懈弛拔其秀雋於移郊移遂之後正以昭 列聖教化之神育才之中即以固本臣不敢以案經屢駁緘默不言謹據見聞所及並考證前後 欽頒諸書臚陳 聖聽可否准照莊頭及旗民家奴放出例除去始編站丁本身及其子其孫外再扣足三代所生子孫族檔有名入族籍考試族檔無名入民籍考試其服官限制亦查照辦理出自 皇太后 皇上逾格 天恩伏乞 聖鑒訓示事關 盛京根本重地屢駁之案似應 廷議衆同以昭慎重如果臣言可採伏請 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持平定議會奏施行

請 飭酌加海門廳學廩增各額片

光緒八年

江蘇學政 黃體芳

江蘇設立海門廳肇始乾隆年間劃通州崇明錯壤沙洲別爲沙籍嘉慶十七年撫臣朱理等以該廳觀風應考四百五十餘名奏請額設文生十五名武生八名廩增各十五名經部核查續稱該廳童生在通

州考試者一百六十四名在崇明考試者三四十名請設文生六名廩增各四名部議以前後人數不符且據學政按臨考試統計人數不過二百照循化廳例取進文章四名廩增各二名期於核實取材甯缺毋濫惟海門轄境縱橫百餘里自乾嘉迄今幾及百載近十數年來每屆廳試視年豐歉與試者或六百七百有差同治三年部議紳民捐餉准加學額二名七年部議紳民續捐餉准加學額二名各在案而廩增額數仍各二名有半世窮經而廩糈未逮有屢膺首選而揆補無期且以通共二名之廩生保六七百名之童生識認殊難爲力據署海門同知汪承福呂賢彬先後詳據紳士陳子蘭等以考試人多廩增額少等情呈請奏懇加廣廩增額數前來臣查學政全書所載各省廳學如江西蓮花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十二名定南廳額進八名廩增各二十名浙江玉環廳額進八名廩增各八名湖南鳳凰廳額進六名外額進二名廩增各六名乾州永綏兩廳各額進四名外額進二名廩增各四名甘肅循化廳額進四名廩增各二名四川石柱廳額進六名廩增各十四名理番廳額進六名廩增各十七名雷波廳額進三名廩增各六名雲南蒙化永北兩廳各額進二十名廩增均各四十名貴州仁懷廳額進四名廩增各八名普安廳額進十名廩增各二十四名松桃廳額進四名廩增各二名在當時因地制宜原無成見多士循塗守轍豈有他求惟現在海門學額多於循化雷波理番仁懷松桃等於蓮花定南玉環鳳凰乾州永綏而

廟增額數僅與極邊之循化松桃相埒同處 右文之世均爲新設之區彼此相形不無向隅嘆若請  
數多無據則近時並無踴考之風若云額定難增則入學已有加多之例卽如同治十年歲試廩生二名  
相繼丁憂時保結祇有增附擇人既費屬章援例亦形歧異臣上年歲試該廳考童已逾五百以外現屬  
科試密邇秋闈人數必衆廩生難於保認自係實在情形伏思 國家取士自有限制以該廳目前進額  
而論迭經加廣原不能搜人數文風之詘再乞 殊恩但學額既至八名而廟增額數未與並增合計僅  
得半之數無論童生或增或減察弊總有所難屆卽附生愈積愈多進步亦傷於太濫倘蒙 飭部核議  
於廟增原額外各酌加數名庶幾鼓舞士林共樂榮名之寸進稽查童試俾有責任之分司既廣 皇仁  
亦符體制

請添設張獨多三屬學額疏

光緒八年

李鴻章

竊查迤北之宣化張家口獨石口多倫諾爾三屬地面本係塞外荒區從前經商種地之人皆自他處遷  
往戶口甚少來去靡常是以向無學校近年荒地日闢生聚日繁白草黃沙變爲阡陌望衡對宇漸有市  
廛臣前派員清查墾地升科諮詢民間疾苦其民之秀良者亦有志讀書蒸蒸向上已奏准將該三屬理  
事同知改爲撫民要缺並於多倫移駐武職大員添設三屬捕盜兵弁保護商民在案惟學校缺如土子

尙乏進取之路且塞外民多强悍尤宜澤以詩書誘以禮教俾可化稟質而格愚頑據藩司崧駿口北道奎斌以因時制宜設學誠不可緩酌擬應辦事宜詳請核奏前來臣查熱河承德府屬之平泉豐寧灤平建昌赤峯朝陽大州縣初無學校嗣於乾隆四十一四十三等年議准添設漢民學額每州縣歲科考試各取進文童四名歲考各取進武童二名平泉豐寧文風較盛各設廩生四名增生四名灤平建昌赤峯朝陽各設廩生三名增生三名二年一貢因未建設學宮教官統歸承德府教授兼管其先在密雲等處原籍入學各生改歸寄居平泉等州縣管轄內有現係廩生令其各保寄居州縣童生如該州縣中現無改歸廩生暫取地隣保結收考等因今張獨多三廳議設漢民學額與熱河情事相同擬援照成案卽自光緒八年科考爲始每廳歲科考各取進文童四名歲考各取進武童二名如佳卷不敷姑缺無濫該三廳亦比照灤平建昌等縣之例擬各暫設廩生三名增生三名二年一貢現值經費支絀勢難建設學宮教官擬將張家口廳考試事宜歸附近之萬全縣教官兼管獨石口多倫兩廳考試事宜歸附近之赤城縣教官兼管府試事宜卽歸宣化府知府教授管理該三廳本少土著民人多係他地流寓應查明已在該三廳屬寄居二十年者准其改歸如該廳考試其先在宣化等州縣原籍入學各生今改歸寄籍者卽不准再回原籍應考內有現係廩生令其各保該廳童生如該廳現無改歸廩生暫取該童生地隣保結

收者俟補有廩生再由廩生保結仍履杜原籍寄籍兩處考及附近州縣居民証該三廳曾考之弊如此分別辦理庶邊外文教振興漸知孝弟忠信之義殊於地方風俗有裨其有未盡事宜容飭該道廳隨時察議詳辦所有張獨多三廳擬請添設學額緣由理合會同順天學政臣孫詒經恭摺具陳

續陳苗民改裝暨整頓義學情形片

光緒九年

林肇元

臣於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將勸化苗民改裝情形恭摺具陳五月初五日准兵部火票遞回原摺奉旨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臣當即恭錄行知該地方文武遵照飭仍舊為開導毋許稍有勉強擾累嗣於六月間復據統帶練軍委用提督陶茂林會同地方官將鎮遠黃平清平施秉凱里各處續行改裝苗民三千一百五十二戶丁口一萬二千九百零六名造冊呈報前來臣查核無異伏思化苗固宜改裝以革其面尤貴設學以革其心必使之讀書明理陶染漸深變化自易現經選派候補知縣梁燾璠將臣所刊勸導義學章程功課暨纂輯族譜櫟本婚喪禮簡儀節並多購小學應讀各書攜往苗疆各屬會同地方官實力勸導隨處整頓持之以久冀克有成以期仰副我聖主教澤覃敷一道同風至意

口外七廳取進學額請援案辦理疏

光緒十年

奎斌  
呂鳳岐

竊查晉省歸綏道屬之歸化薩拉齊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與現在奉准改隸之豐鎮寧遠七廳地面



選闈戶口繁增民俗敦龐不乏俊秀可造之士祇緣該處向未設學士子進身無路未免向隅上年升任撫臣張之洞奏請設立各廳文武學額經部議以各省未經設學之區經督該督撫奏請設立專學者向係查明應試人數若干有無附考他學取進有人報部定額酌量添撥光緒八年直隸張獨多三廳設學成案卽係照此議辦今山西歸化等廳土著及寄居合例人民亦應查其現在應試人數並向來會否附考他學有無取進之人行令詳查辦理等因正在飭議間欽奉光緒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上諭王廣榮奏邊民服教有年請添設廳學一摺着山西巡撫山西學政綏遠城將軍會同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分別咨行併案核議去後茲據署布政使高崇基詳稱七廳寄居民人多在百年內外儼成土著無籍可歸卽或本籍間有親朋亦以離鄉日久勢成隔絕冒昧赴考必致阻攔而阻攔之人所以嚴防冒越卽可以藉端訛賴有如該御史王廣榮所云者原籍如此附考他籍更無論矣既無赴試之所卽難計其應試之人惟歸化廳舊有書院查得現在赴院考課者計數業有三四十人今若准其就近應考自必聞風興起人數日增各廳亦均有舊志讀書之人更必同斯踴躍因查直隸張獨多三廳設學事宜係按應試人數查照宣化府取士規模酌量取進於光緒八年經部議准有案晉省七廳情事相同擬卽援案自下屆歲試爲始七廳文章由各該廳就近招考一俟學政按臨大同府屬時照案錄送附棚應試仍由學政按其實

到人數多寡比照大同府現在取士規模酌量取進數名考過三五次後察看情形如果人文日盛再行議定學額以及釐增名數奏明辦理其現無廩生之先照章暫取地隣保結送考此後續有寄居者仍須照例扣滿二十年方准入考免致踳習武歲試一體照辦惟查張獨多三廳所附萬全赤城兩縣學本係均隸口北道屬兼管自易今歸化等七廳均隸歸綏道大同府分隸平道不相統屬若附大同縣學兼管未免諸多窒礙自應酌於歸化廳設立總管七廳學校事務教諭一員即將歸綏教諭查照原奏裁缺移改該廳本有文廟無庸重建應置學俟奏准部覆後再行勘估工需銀兩即在新徵糧甯押荒項下動支至綏遠駐防向隨右衛考試今歸化既有專學自應卽予改歸原奏請設土默特編譯學額現在漢學既歸專設是否一律舉行應候部議此外如尙查有未盡事宜隨時報明立案等情具詳請奏前來臣等查邊方煩要之區本應導以文教况復七廳地面生聚日衆絃誦日多自非濶以詩書無由振興士氣惟是事屬創始應設學額一時既難遽定自應因地因時酌籌通變可行之法覆核該司所議均尙切實易辦亦與直隸成案符合臣等詳細籌議意見相同所有七廳學額現擬酌量取進援案辦理緣由謹合詞恭摺具奏

請造冊送考疏

光緒十年

文 緒

竊照黑龍江滿蒙漢八旗並水師營官屯人丁二百年來向讀清書自經吉林設立考棚准其一體附考各項子弟均知延師誦讀經文近年考中文生每遇歲科不下二三名文風日漸蔚起奴才等前因延師不能核實恐為純盜虛聲致壞心術曾經捐設官學奏請揀發大教習前來啟迪培養業經奉 旨交部議准咨行在案查八旗滿漢人丁戶口清冊向送京旗遇有鄉試到京應驗騎射自應由京旗參佐加結詳送毋庸再議外其水師營官屯兩項人丁向未編設旂分歷遇審比之年戶口冊送戶部存案茲據水師營總管海昌詳請前經送歸合字號考中文生李成章等二名壬午科進京鄉試詞據該生等稟稱蒙 疊咨文到京投交值年旗始知除帶領該營官缺引 見外向不保送考試不得已折回屢經呈懇該管總管以既隸旗營考中合字號文生不得入場鄉試情形嗷嗷瀝陳轉詳請辦前來奴才等飭司詳查緣水師營人丁係勘定邊界時由吉林撐船前來康熙二十三年將軍薩布素奏設缺分立營駐防專司船務如升營內總管四五六品官向送值年旗帶領引 見有入衙門各司効力貼寫練達公事者亦准與八旗滿蒙漢人一體挑升無品級筆帖式升授倉屯站官年滿以本營六品官用官屯陳丁亦係該將軍於二十七年由奉天官莊人丁內撥來屯田設有領催缺分管轄莊頭約束莊丁種地交糧以備接濟口食其後添新官莊人丁係乾隆四十四年因發遣子弟及男戶旗丁家奴在軍營得力放出共四百餘名

經將軍傅玉奏准安設新莊給與牛隻與舊官莊人丁種地納糧一體挑選領催等缺本年奴才等又將該官兵由軍營撥來幼丁無籍可歸者五百餘名奏准一併歸官屯管束作為壯丁等因各在案奴才等伏查奉天水師營人丁係招撫海洋島人編為鑲黃正黃正白三旗設有佐領防校等官奉天官莊原有兩項隸 盛京戶部大品官管下者係為鑲黃旗漢軍隸錦州副都統所管官莊衙門管下者歸京內務府漢軍旗分謂之大糧莊頭均准與八旗漢軍一體考試合字號歷登仕進者實繁有徒茲江省水師營查明原係康熙年間由吉林隨大軍前來駐防於此立營設缺又與八旗滿蒙漢一體升授文職現在奴才等衙門各司當差者實不乏人官屯丁係由奉天官莊撥來無論何處均係有旗分之人其後添壯丁內除家奴放出外雖有遺犯子弟亦係無罪之人根基均無不清之處查我 朝凡隸旗籍者莫不均有旗分今此兩項人丁既隸旗籍充當旗體差使並未編旗撥賦由來邊荒地方風俗樸厚只知與八旗一體當差而未計於此也現在該生等既經值年旗駁回不為保送此外又無京旗參佐加結不得觀光若從此淹沒阻其上進之路不特有所向隅且失我 皇上拔取人材一視同仁之意奴才再四詳核新舊官屯人丁內有家奴放出者雖經納糧當差已越數輩若遽准其請旗籍考試未免過優應請照旗檔無名之王公府下人丁一體歸於民籍投考仍另行記檔存查以免弊混外所有水師營及新舊官莊正

項人丁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該生等奮志讀書可否照依奉天營莊旂分將江省水師營亦編爲漢軍鑲黃正黃正白三旂官屯新編爲漢軍鑲黃旂將丁冊分送 京旗存照以備該士子進京鄉試該參佐有所保結用登上進以廣 皇仁之處 恩典出自 鴻慈

新設縣治請立學校疏

光緒十年

奉天將軍 慶裕

竊查昌陽府屬之康平縣自設縣以來已逾三載考試人數漸多又風日有起色該縣地處邊陲民情強悍若非設立學校不足以資教化前因規模草創應試人少暫附府學考試現在該縣應試文章已有一百五十餘名之數其中文理通順者頗不乏人武童弓馬亦多嫻熟可觀自應設學定額以勵人材經康平縣紳士楊毓東等聯名稟縣詳府由昌陽府知府趙受璽轉詳請奏前來奴才等伏查治民以教化爲先掄才以取士爲重從前改設昌陽府治添置懷德泰化二縣均已奏准設學定額在案康平設縣在後學校尙復闕如既據該紳士等聯名呈請自應按照懷德泰化二縣設學成例一律辦理以順輿情而符體制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於康平縣地方建學設官定額取士以興文教如蒙 俞允擬請添設訓導一員歸部銓選並請 飭部鑄造康平縣儒學條記一顆頒發該學以昭信守額設文學二名武學二名外續府學一名應請在於舊撥府學額內加廣文學一名共計府學七名並添設廩增額各二名五年一

實從前附府考進各生均令改歸康平原籍不准跨考以清籍貫至修建 文廟學署需用經費暨官俸役食月課等銀均照懷德奉化二縣在於斗租項下動支如有不敷即在河稅項下撥給循例造冊報銷

改建船山書院片

光緒十一年

彭玉麟

臣本籍衡陽士紳奉前學臣朱道然面諭創建船山書院於南城外擇師主講已閱一年因院地逼近城市湫隘齷齪不足以安絃誦復由臣捐資改建於湘水中之東洲查船山爲前明遺臣王夫之隱居地在衡陽蒸水左岸夫之爲崇禎十五年舉人逢亂未赴會試明年流賊張獻忠陷衡州迫脅士類從亂不降者投之湘江夫之走匿南嶽賊執其父朝聘爲質以索之夫之因自刺兩臂作重創昇往易父賊乃俱免之順治三年明桂藩子永明王山柵稱號肇慶其大學士瞿式耜疏薦夫之於桂授行人司行人屢疏勸王化澄等幾蹈不測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於衡覓夫之作勸進表夫之潛逃去後乃隱居石船山築土室著書其中學者稱船山先生 聖清大定巡撫鄒端明夫之曾拒僞命又爲我 朝員士屬郡守饒粟昂請見夫之受粟返昂辭不見年七十四卒所著書四百餘卷其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尤神契張載之說作正蒙釋義與所著思問錄內外篇互相發明論者謂我 朝鉅儒輩出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而

夫之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不愧命世獨立之君子臣案夫之當時海內碩儒北有孫奇逢西有李中孚東南則敦宗義顧炎武雖皆肥遯自甘力辭徵辟然薦紳多從之游著述亦行於世名稱稍彰獨夫之匿跡韜聲不欲身隱而文著故世亦鮮知之者沒後四十年齊學潘宗洛稍訪求其遺書泊乾隆中四庫館開而夫之所著易詩書春秋諸經釋疏始備著錄 聖朝闡幽崇賢浚列夫之儒林傳於是天下始知其名學臣朱道然既倡立書院期講明夫之之學兩江督臣曾國荃復將家藏所刻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板片捐置書院又捐助膏獎銀兩嘉惠來學臣與夫之生同里閉親讀其書私淑其人敢不勉竭綿薄力任重建書院之舉惟是該書院係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屬舉貢生監肄業其中則凡延聘師儒甄別生徒整飭院規給發膏獎皆應歸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其肄業生先由巡道札飭各府縣及各學公同詳慎舉報出具切實考語送道應試每年期定二月初旬由道甄別一次覆試以定錄取課分超特一三等限定額無多載在章程內俟經費稍足再行推廣至書院掌教山長應聘何人不得以借才異地爲嫌及外省籍賢皆可惟擇學問品望素優者由本籍士紳商請巡道關聘仍由巡道轉達學政不得徇私由人濫荐亦不得掣教不到院致送乾修以昭慎重而節虛糜當此海氛不靖異教靡雜補救之術惟在扶植人才出廣觀鉅而人才之賢否端賴學校之陶成臣以諸生遭際 聖明忝竊踰分無濟時艱

所望二三豪俊景仰鄉賢乘時奮勉養其正氣備爲通才是臣區區之私心所竊願者可否仰懇 天恩  
飭湖南撫臣學臣札行衡永道實力將船山書院一切應辦事宜妥速議定舉行實於 皇上興學育才  
之道不無裨益其南城書院舊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粟主其中可否請 旨飭有司春秋致祭俾士  
民有所觀感而昭激勸之處出自 逾格恩施除將所擬船山書院章程咨部查案外所有微臣改建船  
山書院及明遺臣王夫之事跡緣由理合附片具陳再船山書院延師獎士動用經費由衡永郴桂士紳  
捐集書院則由臣買地改築業已告成未支公款應請 恩免造冊報部合併聲明



經世文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五目錄

禮政六 宗法

為人後者後大宗說

吳定

與子敦論宗子不必有爵書

張履

上湯尚書論兼祧服制書

張履

答陳仲虎爲小宗殤後宜還服本生書

張履

再答仲虎書

張履

復宗法論

馮桂芬

宋濮議論

張錫恭

濂溪大宗支裔零陵青山譜序

宗履辰

郭氏族譜序

楊珍

南昌唐氏續修族譜序

葛學禮

書賈丈湖山展墓圖記後

葛學禮

咨湖南撫院

胡林翼

提督出後異廷疏

曾國藩

據情代奏疏

靈桂

已故大員子亡無嗣準令擇立賢愛疏

慶裕

虞朝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五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禮政六 宗法

爲人後者後大宗說

吳定

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何休云小宗無後當絕此定論也難之者曰小宗子之繼父祖者父爲之  
斬而忍聽其絕乎大夫之庶子爲適兄弟不降而忍聽適長繼祖父者之絕乎嗟嗟是未遠乎先王不輕  
以子後人之旨也今夫恩之不解者父母也易父母而伯叔焉易伯叔而父母焉君子以爲此人道之大  
變也孝子處此必有隱忍負痛終其身者先王雖憫小宗子之絕然絕之者天也而顧令後小宗者日抱  
其離棄父母之傷則先王亦爲之戚焉而不欲強矣大宗則後之者何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  
蓋自其先世繼別子以來世奉宗廟之靈族人賴焉如魚鼈之依大水深淵也久矣今無後而遂絕之非  
所以尊祖也非酬德大宗以固宗盟也非惠答諸父昆弟之道也酌輕重之義而權起焉先王曰是可對  
夫爲人後者矣且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何則義處於無可通雖大宗亦其倫代之況小  
宗乎或者曰代之而不後之別子之爲祖者毋乃不血食與應之曰不必後之而祀之此先王未嘗之禮

經世文續編

卷五十五 禮政六

一

也傳曰適子不得後大宗又曰何如而可為人後支子可也先儒謂以次適無次適則以妾子又無則以長適俟其生子還爲所生後夫長適可後人則傳不可從矣如果俟其生爲所生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乎吾謂大宗無後後以昆弟之支子昆弟無支子則後從昆弟之支子又無則由族昆弟廣推之莫必適長乎或者曰設別子傳未及五世而大宗絕或雖過五世而世世孤傳或一二昆弟相間以傳而大宗絕小宗惟適子無支子將奈之何曰大宗未及五世而絕雖有大宗之名而其功獨之小宗也無支子則以其倫代之而已若傳之已久而大宗絕後以適子則絕小宗不後則絕大宗準以宗子殤死庶子弗後之例意者亦代之以其倫乎嗟乎權者禮之精焉者也如母因立孤而嫁則不絕其服仁也大宗之祀不斬義也非大宗而議後是不忍無子而忍無父母也不忍於人之父母而忍於己之父母也豈非人道之大變也哉

與子敦論宗子不必有爵書

張履

讀尊著爲人後者爲本生服議上篇深用嘆服服往年上湯尙書論兼祧服制亦力破不貳帥一說而於今人以小宗爲大宗之謬不甚置辨也得尊著乃無遺義矣下篇論宗法引孔穎達云殷制曰爵及它國來仕者若子孫祿位不絕卽爲大宗周則百世不遷之祖獨別子而已又別子若身無爵至子孫始有

爵及宗衰而復興者皆但爲小宗不得爲大宗禮記大傳喪服小記但以繼別繼禰分大小宗鄭氏注王

制謂太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是謂太祖必始爵未嘗謂宗子必有爵也蓋別子始爵者

及非別子而始爵者其得爲太祖也定於其身其爲廟也立於其子自是以後其世適爲大夫爲適士與

得立祖廟禰廟喪服小記正義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廟而此太祖不遷也爲下士與得立禰廟而此太祖不遷也至無能

而列於庶人不得立廟而此太祖廟將廢之乎抑不廢之乎廢之則祖非不遷也宗亦非不遷也不廢則

有百世不遷之宗不必有百世不遷之爵也王制曰大夫不世爵又曰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正義曰惟

有大功乃得世而太祖不皆有大功也則宗子不皆世爵祿也喪服小記注曰宗子去國以廟從曾子問

謂無罪者去國則位絕仕它國未可必也然必以廟從使舉族而去則猶將宗之也會子問曰宗子有罪居於

它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宗子以罪去且然則宗子在國雖失爵猶當

宗之也陳祥道禮書云惟其有疾不肖然後易之故史則言公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實循言好回淫亂

則告廟而立其次○案以無能爲庶人非奸回淫亂比卽以罪失爵亦視其罪何如不得概廢其

宗也故書又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正義

後說宗子之家是稱名不冒孝身沒而已注云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辭至子可以稱孝夫無爵之庶子其子

不必有爵也而稱孝則已代爲宗子也祭於宗子家祖廟稱孝正義謂祭此庶子者非喪服小記又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注宗子庶子皆爲下士得立廟雖庶人亦然正義曰若庶子是下士宗子爲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

之家曾子問告於墓而後祭于家注云祭于家容無廟正義前說云是祭于庶子之家容宗子之家無廟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庶氏棟此云宗子大宗之後安得無廟無廟安得爲宗子

○案宗子無爵當無親廟而獨有太祖廟然則宗子有庶人鄭氏言之孔氏亦言之矣又何子孫祿位不絕方爲大宗及中衰

而復興者不得爲大宗乎哉抑服又有說鄭注大傳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正義始來在此國謂

非君之戚或是異姓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據此又似凡始遷者卽爲祖并祖亦不必始爵

也今令甲凡聚族而居者得立始遷祖廟民間爲之宗祠是宗法人人可立凡族之所出之祖或始爵或

始遷立之廟而置之祭求其世適主之如古大宗禮可也世適久絕無可立則如今俗主以族長近人韓氏仕驥論宗祠

主祭議以有爵者爲主而廢其宗子爲庶人者服曾爲駁議一篇於宗子不必有爵一說尙未詳復因尊

箸發之是否幸不吝往復

屢又案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而遷雖有定制然又當有別宗之法如古之諸侯比者起家爲卿大

夫如古之始爵比者賜專祠者從祠文廟及入賢良昭忠名宦鄉賢祠者其子孫皆當世世祀之雖本

支庶得尊爲祖其世適別爲大宗而仍宗其所謂百世不遷之宗此卽大小宗而參其變妄意如此未

知當否自記

漢梅福云諸侯尊宗謂父爲士庶子封爲諸侯則庶子奉宗嫡主祭祀也通典卷十二○案今自親王以下

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宜寬依古諸侯之例奉宗

上湯尙書論兼祧服制書

張履

竊見禮部議據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服大宗三年爲小宗期小宗子兼祧小宗爲其  
父三年爲所兼祧期若小宗子後小宗嗣以本宗絕改爲兼祧者一依爲人後例降其所生今議若未爲  
所後持重服宜還服其父三年惟已爲所後服重則爲其父宜期禮不貳斬服愚竊以爲禮不貳斬爲支  
子後大宗者言非爲今之後小宗而還承本宗者言議者之說猶爲未盡也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傳  
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又曰大宗  
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不貳斬者爲支子後大宗者言也今  
法目長子支子爲大小宗在古皆屬小宗而兼祧之與爲人後也又異爲人後者重在所後兼祧者重在  
所生惟小宗兼祧大宗則大宗重耳今以小宗後小宗本宗絕已還本宗其爲兼祧仍以此兼彼非以彼  
兼此重在所生而輕在所兼雖已重所輕者於前要不得輕所重者於後今以還承本宗之宜重而不使  
得與爲人後者比是輕重失倫也以今後小宗而還承本宗而執古支子後大宗之不貳斬是名實違異



也蓋不貳斬者緣義有輕重非爲並降者言也並降則並斬子爲父臣爲君父爲長子

喪服傳女子一適人者下疏云丈夫

容有貳斬故有爲長子曾斬

近則子爲母爲繼母是也非獨此也婦人亦有貳斬禮女子已嫁者爲其父母期傳曰婦

人不貳斬也而賈疏謂天子女嫁諸侯諸侯大夫爲夫斬仍爲其父母不降是也夫禮非從天降也

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如既還承本宗而僅同降服遂無人爲爲之重服者人亦安賴有子人子之心

又何以安爲且古者小宗無後絕今則有以大宗後小宗者矣使大宗絕而還承將亦謂已爲所後服重

而不爲所生大宗斬耶大宗禮不可絕雖孤不嫌爲後將孤子已服父斬而後後大宗亦不爲所後大宗

斬耶故有未及爲所後持服亦不得爲所生服重者所以明爲人後之義也有已爲所後持服亦必爲所

生服重者所以明還承本宗之義也然則爲母如之何曰母猶父也其爲所後母已服斬無論未服則爲

之期可也此係禮制之重而夫子方以事出使未得主議故不揣鄙陋獻其譬說如此是否伏俟斟酌

又見禮官議引刑部則例爲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祇論所後宗親屬服制獨子兼祧非出繼比

獨子之子專承別房者仍依爲人後禮爲本親降一等至其子孫爲本親宜一如刑部例禮謂如此則

所後在五服之外身爲父母服期而其子遂卽無服矣按禮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舅姑義服且

不再降豈祖之正服而再降

用王應之答謝靈運書語○鄭注以不貳降釋文降一本作曾按勸記云考文引宋本作靈衛氏集說同盧云宋本作降是也案王應之在唐以前引